

嵇少丞

对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的举报（3）

科研寄生现象

寄生虫（Parasite）系指一种生物，其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寄生在宿主或寄主（Host）体内或附著于体外以获取维持其生存、发育或者繁殖所需的营养或者庇护的一切生物。寄生虫没有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靠吸寄主动物的血与肉，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有时候，寄生虫吸血丝无声，连寄主动物也没有觉察到。顾名思义，**科研寄生虫就是将与自己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本属于别人的科研成果窃为己有，以此骗取名誉、骗取地位、骗取金钱、骗取利益。**这里我要谈的正是这种科研寄生现象。

金振民获得过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01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主页上出现这么一条“要闻”：金振民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名称：中国大别山超高压榴辉岩流变学实验研究及其大陆深俯冲意义；负责人：金振民；经费：20万美元；起始时间：2000.12 - 2003.12】。金振民既非美国居民，又不在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拥有任何固定的职位，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如何能网开一面抛给他2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吹牛的人连美国NSF基金申请最基本的规则也不懂！这样不靠谱的吹牛，一般人哪干得出？金振民院士当然属

于那部分极少、心理素质极高的人。这样的“好消息”，要不是本人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主页上亲眼所见，或是别人告诉我，我一定认为这绝不是真的，一定是谣传，一定是谣传！

事实上，那个基金编号为EAR-0003631NSF研究项目的名称叫“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heology of Eclogite and Its Constituent Minerals at High Pressure”，是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加州大学河边分校Harry Green和Krassimir Bozhilov两位教授的（http://www.researchcrossroads.org/index.php?view=article&id=50%3Agrant-details&option=com_content&Itemid=64&grant_id=3268389），压根就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金振民教授没有关系。金振民故意把NSF项目的名称篡改成：“中国大别山超高压榴辉岩流变学实验研究及其大陆深俯冲意义”，项目负责人成为他本人，好像该项目和加州大学河边分校Harry Green和Krassimir Bozhilov两位教授倒一点关系没有了。

这样的虚假信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几乎是无处不在。再例如，在《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培养条件评估自评》（<http://www.5doc.com/doc/539623>）中有这样的文字：【构造地质学 2000 级博士研究生章军锋是我校与美国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联培博士生, 获得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高压榴辉岩及其组成矿物的流变学实验研究》, ...】，即上述的NSF EAR-0003631 项目。按照美国NSF基金申请的规则，一个普通的在读博士生怎有资格申请并获得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事实上，Harry Green和Krassimir Bozhilov教授有了EAR-0003631 这笔经费，才能给章军锋每个月发助学金。吹牛似乎已经成为金院士的家常便饭，干嘛非把中国地质大学的广大师生和中国地质界的同行当成傻瓜忽悠？

与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联合指导培养过博士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金振民院士对新闻记者多次说过：“他与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联合指导培养的博士生章军锋（27 岁），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最权威科

学杂志《自然》（Nature）上发表了文章”，于是“这充分证明了金振民院士重视学生的知识、素质、能力、独创精神培养的育人理念的正确性”

（见<http://cuggroup.cug.edu.cn/xyb/Content.asp?ClassID=172&ID=3071>;

<http://wznews.66wz.com/system/2005/12/25/100044135.shtml>），也请参见陈峻的《新语丝》文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章军锋：史上最牛的博士后？XYS20071013）。

章军锋同学于2000年6月从地质大学获构造地质硕士学位，接着就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河边(Riverisde)分校高压岩石变形实验室读博士。历经5年多学习，他于2005年12月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Zhang, Junfeng, 2005.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heology and faulting of eclogite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共185页），下载网址为：

<http://worldcat.org/oclc/76170592>

答辩委员会由 Harry W. Green II, David D. Oglesby and Larissa Dobrzhinetskaya 三人组成，Green 是答辩委员会主席。该博士论文标注的唯一的指导老师是州大学河边分校的 Harry W. Green 教授，而没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金振民教授。由此看来，所谓的“章军锋是金振民和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联合指导培养的博士生”仅是金振民本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没有承认过章军锋是该校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否则，作为导师，金振民就会出现在章军锋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博士论文的扉页上怎么不注明章军锋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加州大学河边分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呢？金振民为了突出自己给章军锋的“指导培养”，竟然把章军锋真正的导师 Harry Green 的名字也给隐了！

章军锋本人在论文的“Acknowledgements”也交代得很清楚：【First and foremost, I consider myself VERY fortunate to work with and learn from my advisor Prof. Harry Green. He has been a great mentor who guided me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is study and provided me the most important help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is thesis. His broad and profound knowledge helped me build up the understanding of

and the interests in the subject of experimental rock rheology. I thank him for his instruction, patience, and encouragement all these years.】请注意，章军锋对 Harry Green 教授用的是“advisor”而不是“co-advisor”。该 Acknowledgements 中亦找不到 my advisor Prof. Zhen-Ming Jin 的文字。金振民“和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联合指导培养的博士生”的谎言不攻自破，连当事人章军锋都不承认。

Nature（2004，428，633-636）文章算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成果？

在“中国地质大学多种手段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http://www.cunews.edu.cn/Article/huazhong/keyan/200606/17311.html>）一文中介绍道：【我校研究生教育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2001 年，博士生张克信的博士论文获全国优秀；2003 年，两个一级学科全国整体水平排名第一；2004 年，博士生章军锋的论文被国际最有权威的刊物——《自然》刊登】。

在《科技之光耀荆楚——湖北科技比较优势扫描》

（<http://www.cnhubei.com/xwzt/2008zt/kxfzg/hbij/200811/t496985.shtml>）中又写道：【“十五”期间，我省发表国际科技论文（SCI、EI、ISTP）20823 篇，名列全国第四。中国地质大学章军锋博士，2004 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论文“热俯冲洋壳颗粒边界水诱发断层作用”，为地幔转化带的深源地震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中国地质大学介绍》（<http://www.meng.edu.cn/htmls/zzig/associatorunit.jsp?dwdm=10491>）

中还写道：【我校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成为杰出的科学家、领导人、劳模和中坚、骨干。……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优秀毕业生中，有全国劳动模范石昆山，有登山英雄李致新、王勇峰，有年仅 28 岁即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Nature》上发表论文的章军锋。】

……

被金振民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反复强调的那篇 Nature（2004）文章，题目叫：Faulting induced by precipitation of water at grain boundaries in hot subducting oceanic crust, Nature, 428, 633-636), 文章的通信作者是 Harry Green 教授，据其写作风格为他本人执笔无疑（美欧许多同行知道 Harry Green 的文笔好，文章鼓动性强，但是实验数据的重复性往往不如 D. Kohlstedt 和 S.H. Kirby 等实验室出来的）。Green 教授的项目本来是实验研究榴辉岩塑性流动的，结果一部分试样出现断裂，另一部分试样出现宏观塑性变形。怎么在相同的条件下，水的存在一会儿增加断裂作用一会儿又增加塑性形变，现象似乎不好解释，于是结果被拆成两篇文章，一篇谈颗粒边界水致断裂就是这篇 2004 年的 Nature 文章，另外一篇宏观塑性流变的一稿多投到 Geology 等五家期刊，他们分别是：

(1) Jin Z.M., J.F. Zhang, H.W. Green II and S.Y. Jin, 2001. Eclogite rheology: implications for subducted lithosphere. Geology, 29 (8), 667-670.

(2) J.F. Zhang, Jin Z.M., H.W. Green II and S.Y. Jin, 2001. Rheological strength of UHP eclogite from Dabieshan: evidences from high P-T experiments.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12 (3) 189-194.

(3) Jin Z.M., J.F. Zhang, H.W. Green II and S.Y. Jin, 2002.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deep subducted oceanic lithosphere and their geodynamic implications.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45 (11), 969-977.

(4) 金振民,章军峰, H.W. Green II, 金淑燕, 王永锋. 2001.大别山超高压榴辉岩流变强度——来自高温高压实验的证据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6(6), 574-580.

(5) 金振民,章军峰, H.W. Green II, 金淑燕, 王永锋. 2001. 大洋深俯冲带流变性质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来自地幔岩高温高压实验的启示。中国科学（D辑）, 31(12), 69-976。

因此，Geology 杂志主编曾要求金振民就“一稿多投”做出检讨。

榴辉岩的变形实验是在美国加州河边大学 Harry Green 教授的实验室里做的，使用的是美国 NSF（EAR-0003631）提供的经费，Nature(2004)文章是 Harry Green 写的，通讯作者即对文章负全责的也是 Harry Green，该文的知识产权属于美国加州河边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没有一点关系（如果硬说有的话，就是文章作者之一的章军锋是武汉地质大学校友，曾在那里做过硕士学位）。把一篇普通的、结果尚待其他实验室的实验验证的 Nature 文章硬算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金振民院士头上，实在可笑！

金振民曾拿到一个 150 万的国家科技部 973 项目的子课题（2003.11 - 2008.12），钱用完了却没出什么成果（同一大项目的其他子课题都成果累累），在北京西苑饭店举行的项目验收会上，金振民院士照常使出他的“真本领”，脸不红、心不跳地拿着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 Green 实验室的成果到会上“汇报”一通，让与会人员哭笑不得。我实在忍不住地在他报告之后提了一个小问题：“您能否说一说是什么原因造成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水既促进石榴子石发生塑性变形又能使得石榴子石发生破裂？”我用他的矛击他的盾。老金挂在台上，唧唧呜呜回答不上来，研究毕竟是别人做的，文章毕竟是别人写的，没经过自己大脑的东西一下子是出不来的。我后来一直后悔自己不该向老金提问，若是违心地在公众场合赞扬几句他的“研究成果”，或许他就高抬贵手，不再打压我呢？

“名师”出“高徒”

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 Harry Green 教授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金振民师徒很给力，更准确地说是被给力。金振民凭着那篇被人诟病的《自然》（1994）文章，顺利当上了科学院院士（终身荣誉，副部级待遇）、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2007）、湖北省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06），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2008）、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授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人事部，

2004)、湖北省劳动模范(2007)、湖北省政府参事(2009)、湖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2004)、湖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006)、武汉市科协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深空探测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岩石圈构造、深部过程及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构造专业委员会显微构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跳跃性地成为“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求实出精品严谨做学问”科学家的典范,于是国家花几千万为其建高温高压实验室。上述的各种职位、名誉、奖项以及相关的活动也使他本人成为地大教授中的经济暴发户。

本来讲英语的地球那一面一个博士生与其老美导师出一篇两页半纸的 **Nature** 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甚至凭此还不足以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养家糊口的专业工作。需要强调的是,自 2005 年 12 月博士答辩至今,章军锋一直留在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做博士后(Postdoctoral Scholar-Instructor of Geophysics and Planetary Sciences),迄今尚未完全回国服务(有时回国开会或度假,例如,2008 年 5 月 28 日)。据“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Public Salaries”(http://www.collegiatetimes.com/databases/sala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riverside?order=dept,asc),章军锋 2008 年的年薪为 26457 美元,亦就是一个博士后的最低工资。

在讲中文的地球另一面,为了彰显“与美国加州大学一位教授联合指导培养的博士生”的丰功伟绩,金振民院士正积极地策化一场造星运动,章军锋人虽处美国加州,但是在金院士的主持下,顶顶桂冠加到了影子章军锋的头上:

2003 年 12 月,章军锋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获得构造地质博士学位;

2004 年 4 月,章军锋留校工作,任副教授;

2005 年章军锋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2005 年章军锋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

2007 年章军锋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博士论文（2005）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7）奖，金振民因为指导有功也得到了奖励（真正的导师 Harry Green 的名字和功劳又被抹了），奇怪吗？在金院士这样“导师”的指导下，什么样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参加评选的学位论文，一般为在评选年份的上一学年度，在国内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在评选年度以前两个学年度内获得博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如确属优秀的，也可以参评。参加评选的学位论文应以中文撰写”。章军锋于 2003 年在地大答辩他的第一个博士论文，2003 的博士论文好像不太可能参加 2007 年的评选。而且，章军锋从 2000 年到现在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 H. Green 实验室，没有全职回国服务。地质大学若把他 2003 年的第一个博士论文拿去参选，因为发表文章质量有限、数量不足必然落选。等到章军峰在美国 Green 教授的实验室再做了几年研究工作，出几篇“好”文章后，再假以“2005 或 2006 年在地质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参选，为章军峰本人、中国地质大学以及其“导师”金振民院士（真正的导师应是 Harry Green）赢得“名誉”。这是一起典型的学生、院士和校领导三结合的集体舞弊案件。这么做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与运动会员偷吃兴奋药而参赛骗奖牌在性质上有什么差别吗？】

2006 年章军锋作为第三主要完成人获 2006 年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成果名称是“华北克拉通及其邻区壳幔交换动力学研究”。其实，章军锋在加州大学河边分校做的 NSF 项目——榴辉岩的流变学实验研究和“华北克拉通及其邻区”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 Harry Green 帮助写了篇两页半纸的 Nature 文章，金振民院士就把地球西面的东风成功地借回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07年章军锋作为第三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获奖成果名称还是“华北克拉通及其邻区壳幔交换动力学研究”。请奖用的论文又是那篇与华北克拉通及其邻区毫无关联的 **Nature**（2004）文章。《新语丝》上就有好几篇文章专门揭露金振民等如何弄虚作假骗取科学奖励：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gaoshan2.txt>

学学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大牛们如何报奖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gaoshan4.txt>

也说说中国地质大学的大牛们如何报奖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gaoshan3.txt>

对高山等报奖材料的一点补充

<http://xys4.dxia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gaoshan5.txt>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那几个未穿衣服的“皇帝”还在大街上跑！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enmin.txt>

关于金振民院士用来评上院士、获得大奖的成果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henmin3.txt>

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在《自然》文章中涉嫌作假了吗？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henmin2.txt>

我也来谈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集体舞弊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henmin4.txt>

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一稿多发很严

重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zhangjunfeng.txt>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章军锋：史上最牛的博士后？

2007年章军锋作为湖北省楚天学者再次引进；

2008年成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同年分得房屋。

自 2000 年起，章军锋人虽在美国全职工作，却“精力充沛地”承担这中国的许多课题，例如：

1. 华北克拉通破坏深部过程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215 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华北克拉通破坏重大研究计划中重点项目（2008-2012）。（金振民是这个华北克拉通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的策化人和评审专家的重要成员之一）

2. 超高压长英质片麻岩流变学实验研究、28 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6-2008）。

3. 大陆会聚边界物质状态实验研究—子课题：超高压岩石流变学实验研究、25 万、973 项目（2004-2008）。

4. 大陆岩石圈深部再循环与华北克拉通及其邻区中生代演化，国家基金委的国家创新群体基金（2006-2008），总金额 420 万，章军锋的数额不详。

5. 华北克拉通及其邻区中生代岩石圈剧变及壳幔交换动力学，教育部教育部创新团队（2005-2007），总金额 150 万，章军锋的数额不详。

6. 超高压岩石物理性质研究及其对地球物理成果的约束，国土部国际合作司的部项目（2003-2006），50 万。

7. 水对超高压榴辉岩流变强度影响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国家基金委的面上基金

(2002-2004)，26万。

章军锋做主申请人的项目中都有金振民夫人金淑燕，因为章军锋人在美国，国内的经费由金夫人管着。

1977年12月出身的章军锋取得的“业绩”让科学网上青年科学家伙们“自愧不如”，谁让你们没在美国找个著名的寄主科学家寄生？谁让你们没有一个金振民院士那样敢想敢干的良师恩师？

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的 Harry Green 教授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金振民的寄主，靠着采着 Green 教授之气，金振民和章军锋师徒二人养得白白胖胖的，活得非常的滋润！在动物界，寄生虫往往对寄主动物造成伤害。但是，科研寄生虫不一定就对寄主科学家造成损害。例如，真正的内行人根本不会把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 Harry Green 实验室的成果算到金振民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头上，相反会鄙视金振民院士的科研寄生行为。金振民院士的科研寄生真正伤害的还是中国人民：吞噬了人民的血汗钱、损毁了科学和大学的信誉和破坏了科教界公平公正的准则。从金振民院士身上看，科学精神：没了才知道啥是没了。

结束语

本文初步分析了一个“科研寄生”的“典型”，希望有助于提高中国科教界对“科学寄生虫”严重危害性的认识，并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和领导采取严厉措施严惩舞弊者。如果政府不彻底肃清教育界科技界舞弊的违法乱纪之风，继续让“科学寄生虫”之流的作奸犯科者以不法手段屡屡得逞，其结果必然是非法者侵占合法者的权益和资源，势必对那些安分守己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造成心理伤害，使他们对政府的公正性和社会的公平性产生失望情绪。此外，大学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院士和教授们本应为人师表，教育学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为人要诚信；科学研究更要求求实

真。如果每个大学教授都像金振民院士那样搞“科研寄生”，对国家和人民谎话连篇，骗名骗利，还怎么教育好青年学生，不是误人子弟吗？

对教育界的弄虚作假和舞弊，中国历史上以江山社稷为本的历代王朝都是严惩不贷的。例如，据史书记载，【1893年，时任京城内閣中书的鲁迅祖父周福清在家乡为亲友之子贿买乡试考官，被判“斩监候”。顺治14年顺天府乡试一起贿考案中，主考官李振业等7人全部“斩立决”，财产充公，亲属充军。同年，江南乡试另一起贿考案中，17人全部“斩立决”。咸丰8年顺天府乡试的一起贿考案中，军机大臣文渊閣大学士柏葭、刑部主事罗鸿绎、兵部主事李鹤龄、考官浦安等4人被斩，户部尚书朱向标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柱等被革职流放新疆。】为什么封建王朝对教育界的舞弊案能严惩不贷呢？关键是当朝的皇帝还要将江山传给他的子孙后代，“万岁爷”知道教育界的集体舞弊是毁他江山的根基。看现在，金振民院士“科学寄生”的欺骗行为前后共20年，屡屡得手。中国地质大学、国家基金委、教育部、科技部的领导怎能对其听之任之，放任不管。可惜！可叹！可悲！世风日下呼？人心不古呼？

卢储文（2007）作者曾在【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求实出精品严谨做学问”了吗？】（新语丝，XYS20071103）写过这么一段文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昭明太子好文，门下多骚人墨客】。地质大学领导要政绩，金院士就给领导“创造政绩，殊不知偷来的锣不能敲。【当今中国科教界，蝇营狗盗之徒往往如鱼得水、风风光光、正浪费着大量的科研经费（人民的血汗），而那些正道直行、耿介守法、脚踏实地的科研人员却难以立足。一些大学领导变态的政绩观和社会上“笑贫不笑”的不良风气扭曲了人的价值观念。这样下去，就算国家在科学教育投入很多的钱，科技创新还是一句空话!】



嵇少丞

对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的举报（2）

金振民院士 Nature（1994）文章中的数据是否靠谱？

（欢迎金振民"院士"Reply）

2005年12月16日晚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位于武汉瑜伽山的校园里不寻常地腾飞起璀璨的烟花，热烈庆祝该校金振民教授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该校的《地大之声》记者余瑞祥和曹南燕）是这么报道的：“金振民，男，1941年9月出生，浙江省温州市人，中共党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振民教授是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上地幔动力学、岩石流变学 and 高温高压实验学研究，并取得突出学术成就”。

金振民教授之所以当选院士，是因为发表了《自然》杂志1994年11月10日的封面文章，据其院士申请材料称：上地幔部分熔融产生玄武岩浆过程是板块运动和地壳增生动力学主因之一，他发现上地幔动态部分熔融产生的初始玄武质熔体（3-5%）在应力驱动下大量沿橄榄石矿物颗粒边界呈熔体薄膜（melt film）形成分布，这种分布引起矿物边界湿润，连结力减弱，加速物质扩散和流动。这一发现对阐明上地幔低速高导层（软流层）成因和大陆造山带物质不均匀流动具有广泛的意义，该研究成果作为封面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权威科学杂志《Nature》上（即 Z.M. Jin, H.W. Green II, Zhou Yi, Melt topology in partially molten peridotite during ductile deformation, Nature, 1994, 372, 164-167）。

很善于为自己做广告的人

1994 年的 *Nature* 文章发表后，老金曾为中国地质大学师生做了一场“如何做国际一流研究”的报告，更把这二页半纸的论文复印无数份，逢人便送，“读读我的 *Nature* 封面文章”。他曾在《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第 20 卷(1995 年 4 期)上以《上地幔动态部分熔融研究的重要发现》为题隆重介绍自己的 *Nature* (1994) 文章，慷慨激昂地写到：“该成果分别在 1994 年美国(San Francisco)和欧洲(Grenoble)地球物理大会上宣读，引起国际同行们的广泛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Nature*》(自然)杂志上(第 372 卷, 164-167 页, 1994), 并获得了该期的成果封面, 它是迄今为止, 我国少有的科学工作者获得《自然》权威杂志的封面。”老金的意思很清楚: 《自然》是“顶尖”的“权威杂志”, 发表在上面的成果一定是“重要发现”, 上了《自然》封面的文章更一定是“重要”中的“重要”了。我老金是“重要中的重要”论文的第一作者, 能不重要吗? 他嘲笑那些迄今还没有发表过《*Nature*》文章的院士们, 只有我老金真正走到了国际前沿。1997 年秋天在 Harvard 大学召开的上地幔讨论会期间, 中国地质大学一位女教授当着我和老金的面讽刺道: “回国后一定要再加强对金教授 *Nature* 文章的宣传力度, 迄今我们对其宣传的程度还相当的不够”。

其实, 行内的人都知道, 那篇 *Nature* 文章是第二作者 Harry W. Green (美国加州大学 Riverside 分校地球科学系教授) 执笔写的, 熟悉 Green 教授文风的读者一看就知道的。老金的水平若能写出这样的英文来本身就是天方夜谭! 实验是在 Harry W. Green 的实验室里由老金在 Zhou Yi 博士的帮助下做的, 论文是 Harry W. Green 写的, 数据解释和主要观点也是 Harry W. Green 的, 那篇 *Nature* 文章的成果可以说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没有一点关系。老金后来在申报奖项、基金和院士时把成果全部归到自己名下，好像 Harry W. Green 一点贡献也没有，这就有些不厚道了。

老金好像还没有实际能力独立主持过研究并发表文章，他花了十多年在国外共发表了 4 篇文章，其中三篇好像是 Harry W. Green 写的，另外一篇是 D.L. Kohlstedt 和 Quan Bai 参与写成的。离开 Harry W. Green 和 D.L. Kohlstedt 这些人，老金能发表的也就是见于《地质科技情报》上的“编译”“文章”。

(1) Z.M. Jin, H.W. Green II, Zhou Yi, Melt topology in partially molten peridotite during ductile deformation, *Nature*, 1994, 372, 164-167。

(2) Z.M. Jin, J. Zhang, H.W.Green II, S-Jin, Eclogite rheology: Implications for subducted lithosphere, *Geology*, 2001, 29(8): 667-670。

(3) Z.M. Jin, Quan Bai, D.L. Kohlstedt, High-temperature creep of olivine crystals from four localities,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1994, 82:55-64。

(4) Z.M. Jin, H.W. Green, R.S. Borch, Microstructures of olivine and stress in the upper mantle beneath Eastern China, *Tectonophysics*, 1989, 169:23-50。

在北美大学任何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生一般都有 5-6 文章。凭老金的这 4 篇文章想在北美找个大学 Assistant Professor 或者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位子，肯定没戏；找个博士后的短期工作或许有可能。但是，就是凭着这 4 篇特别是那篇被人诟病的《自然》（1994）文章，老金居然当上了科学院院士（终身荣誉，副部级待遇）、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2007）、湖北省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成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2008）、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授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人事部）、湖北省劳动模范（2007）、湖北省政府参事（2009）、湖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006）、武汉市

科协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深空探测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岩石圈构造、深部过程及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构造专业委员会显微构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跳跃性地成为“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求实出精品严谨做学问”科学家的典范（《中国地质教育》2006年01期：<http://scholar.ilib.cn/Abstract.aspx?A=zgdzy200601012>），就不得不令人疑问：中国科教制度是否有问题了？中国人怎么那么容易被骗呢？

正如作者吴望在《中国现行的科教制度和西方国家的差别在哪？》（新语丝，XYS20071110）一文中说，老金自从做上了院士之后，就立刻成为全能的科学神，主持和参加各种评审，就拿大项目好多项目，就有花不完的科研经费，……，就有人听他使唤，就有人写好文章拿来让他挂名。哪怕靠弄虚作假骗到的院士，也一概如此。

金振民在《自然》文章中涉嫌造假了吗？

据王泳风的新语丝文章说：可是在国外，1994年那篇 Nature 文章却并没有给老金以及文章真正的执笔人——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 Harry W. Green 教授带来好的名声。在 Jin et al. (1994) Nature 论文发表后的十几年里，上地幔部分熔融研究界的专家们在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论文里、以及私下各种场合的讨论中不断指出 Jin et al. (1994) Nature 论文结论的不可重复性（是“假成果”的客气说法）。这些专家中，最著名的有 David L. Kohlstedt，此人一辈子研究上地幔的部分熔融，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权威的专家；金振民曾在他的实验室中进修过。可贵的是，Kohlstedt 教授没有因为金振民曾是他的学生就不怀疑其结果，倒可能因为了解了才怀疑其结果。还有 Mark E. Zimmerman、M. J. Daines、Ulrich H. Faul、Ian Jackson、A. Dimanov、G. Dresen 等。

1995年8月在美国 New Hampshire 州 Tilton School 召开的岩石实验变形的 Gordon 会议上, Kohlstedt 教授作了专门的报告讨论了 Jin et al. (1994) Nature 论文结论的不可重复性问题。后来, Zimmerman and Kohlstedt 在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artially molten lherzolite (Journal of Petrology, 45, 275-298, DOI: 10.1093/petrology/egg089, 2004)一文中还格外强调:“Final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melt wetting of all of the boundaries as reported by Jin et al. (1994)”。

吴信在《关于金振民院士用来评上院士、获得大奖的成果》一文中对此也做出初步的总结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henmin.txt>):

Daines and Kohlstedt (1997,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2, 10257-10271), “In partially molten lherzolite deformed at differential stresses of 100 to 400 MPa, Bussod and Christie (1991) found that melt forms a network of channels along the boundaries of recrystallized grains that are preferentially oriented at an angles of 30° to the compression axis, rather than wetting most grain boundaries as in the deformed samples described by Jin et al (1994)”。

Dimanov, Dresen and Wirth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3, 9651-9664, 1998): “We found no evidence for dynamic wetting as suggested by Jin et al. (1994) for olivine”。

David L. Kohlstedt and Mark E. Zimmerman (Annual Reviews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vol. 24, 41-62, 1996):

“Jin et al. (1994) refer to this microstructure (complete wetting of grain boundaries by melt) as a stress

induced wetting of grain boundaries but do not specify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t develops. In contrast, lherzolites with similar compositions to the pyrolites of Jin et al (1994) that were deformed at lower confining pressure but at the same displacement rate, melt fraction, and temperatures show similar melt geometries to the dunites of Hirth & Kohlstedt (1995a,b) with some grain boundaries wetted but the majority dry (M. E. Zimmerm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avid L. Kohlstedt and Mark E. Zimmerman(Annual Reviews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vol. 24, 41-62, 1996) : “Jin et al (1994) reported a very large decrease in viscosity at temperatures somewhat above T_s (the solidus temperature). Their experiments suggest a mantle viscosity of 10¹² Pa·S, a value at least six orders of magnitude lower than appropriate for the asthenosphere (Stevenson, 1994). At present, no explanation has been proposed to account for the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melt distribution and that described by other investigators for similar samples (e.g., Cooper and Kohlstedt 1984, Bussod & Christie 1991)”.

.....

面对众多的公开质疑, 金振民一直保持沉默, 也没有重新出新的实验以证明自己先前文章数据的可重复性和正确性, 更没有回答同行们的批评和质疑; 相反, 他利用自己控制的权力打压那些不相信其“成果”的中国学者。这就似乎不是一个正常科学工作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了。如果确实搞错了, 就应该从 **Nature** 杂志上撤稿, 许多著名学者包括 **Noble** 奖获得者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但是, 以许多人对老金的了解, 老金绝不会撤稿的, 因为他从这篇两页半纸的 **Nature** 文章获利实在太多了: 院士、名誉、职务, 地位、房子、票

子……。撤了这篇文章，那就没有了“成果”，还怎么院士、名誉、职务，地位、房子、票子？

王泳风（2007. 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在《自然》文章中涉嫌作假了吗？新语丝，XYS20071006: <http://xys4.dxia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henmin3.txt>）说得好：【在实验科学领域, 如果同行们说你的实验结果不能被重复, 也就是说你的实验不是涉嫌造假, 就是实验自身出了什么问题 (你可能由于水平有限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或故意隐瞒了问题)。为什么老金做出来, 其他人实验就做不出来呢? 有个中国学者曾就这个问题请教了上地幔部分熔融的大专家Ulrich H. Faul教授(原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 他说: “Accident! It was an accident.” 他认为, 金振民等不被重复的实验是实验出了“事故”才有的“结果”, 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事故实验中“成功地”重复了金振民的实验 — 当地幔岩样本在实验事故中混合了围压介质NaCl时, 熔体就“湿润”了大部分橄榄石晶界。】我同意Ulrich H. Faul教授的解释, 在金振民的实验过程中, 很可能融盐挤破了白金套子进入橄榄岩试样。为什么金振民不敢发表橄榄岩试样中熔体的化学成分资料呢?

J. L. Urai (1983, 1985, 1987) 教授先前发现, 在盐-卤水体系中, 卤水沿 NaCl 晶颗粒边界呈熔体薄膜形式分布。老金硬把 J. L. Urai 关于盐-卤水体系的结论扣到橄榄岩-玄武岩熔浆体系, 结果能不出错吗?

王泳风继续分析道：【凭我本人对金院士的了解, 认为他涉嫌造假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的。在和白武明合写的《动态部分熔融作用及其地球物理意义》(地质科技情报, 993, 第 12 卷, 第 1 期, 93-100 页)文章中, 金振民写道: “我国河北大麻坪二辉橄榄岩实验结果, 两面角为 45° - 52° (金振民和 Green, 1991)”, 这说明 1991 年时他们的实验结果还是和 David Kohlstedt 等许多人的结果一致的。可是, 同一批实验结果在 Jin et al. (2004) Nature 和金振民等(1997, 中国科学, D 辑, 27 卷, 第 5 期, 401-406)的文章中却突然变成“大部分熔

体沿矿物颗粒边界呈熔融薄膜形式出现”，即两面角（Dihedral angle）为零。自己前后两篇文章自相矛盾，其中之一必为假。另外，Jin et al. (2004) 《Nature》文章中图 1b 和金振民等(1997) 《中国科学》文章中图 4a 是同一张照片，在 Nature 文章中说是地幔岩样本 GL-469, 但这个样本号却没有出现在中国科学文章中 15 个样品的列表中，看样子发生张冠李戴了？】

王泳风还俏皮地调侃道：【金振民院士不是不知道他文章中的问题和国际同行对它的评价,但所有这些都未影响金振民在国内一遍又一遍吹嘘他 Nature 文章的信心和勇气。这确实是常人所不及的! 这恐怕也就是学术上比他强得多的许多人当不上院士、获不得科学研究奖的原因吧!】

当上院士之后，老金的研究经费多了很多，他用公款把美国密尼苏达大学 David Kohlstedt 教授和 Yale 大学 Shun-Ichiro Karato 教授请到中国好吃好喝好玩的招待着，以期缓解国际学术界对他《Nature》文章（1994）的质疑。其实，用学术之外的方法解决学术问题也是徒劳的。请读 Shun-Ichiro Karato 今年刚发表的文章《Rheology of the Earth's mantle: A historical review》（2010, Gondwana Research, 18, 17-45）吧，他写道：“Jin et al. (1994) reported large effects of partial melting in the olivine-basalt system and argued that the melt wets the olivine grain-boundaries during deformation in their experiments. The cause for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s by between Kohlstedt's and Green's groups is not known. In relation to this aspect,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an extensive work by Holtzman and Kohlstedt on the influence of large strain on the melt distribution (Holtzman and Kohlstedt, 2003a,b; Holtzman et al., 2005). Such a meso-scale structural change during deformatio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elt transport.”从 Karato 的文字中，明眼人很容易读出谁对谁错的。

综上所述，老金 Nature (1994) 文章的数据的确是不靠谱的，已经被国际学术界不可颠覆地否定掉了，真正内行学者已经不再引用他的这篇文章 (Holtzman et al., Science, 301, 1227-1230; Holzman et al., 2005, Journal of Petrology, 46, 2569-2592; Holzman et al., 2007, Journal of Petrology, 48, 2379-2406; Yoshino et al., 2007,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56, 466-472; Yoshino et al., 2005,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0, doi:10.1029/2004JB003544; Yoshino et al., 2009,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83, 167-173)。

Yoshino 的最新实验重复了金振民 (1994) 的结果?

今年 12 月 8 日，有位“不怕你咬” (ip: 218.199.39.*，不知是不是老金本人?) 在我《请善待青年科技工作者》博文后留言说：【一位日本学者 (Yoshino) 在 Dave 实验室做的工作，已经重复了 Jin et al. (2004) 的结果，发现熔体沿颗粒边界分布】。老金十几年来一直想重复但始终没能重复得了的实验结果现在终于被日本学者 Takashi Yoshino 等重复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12 月 13 日，另一位叫“不懂装懂” (IP: 119.97.214.*) 的学者对“不怕你咬”评论道：“日本小伙 Yoshino 的确发表了几篇关于橄榄石体系 wetting angle 方面的文章，但是否支持那篇 Nature 文章？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他从不引用金院士的文章，此外实验的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您的水平再高，也要仔细阅读文献再发表真知灼见。恕我孤陋寡闻，不识 Dave 是哪位高人，但据我所知日本小伙的工作主要是在 Bruce 和 Shun 的实验室完成的”。如果 Takashi Yoshino 等的实验真的成功地重复了 Jin et al. (1994) 的结果，为什么连 Jin et al. (1994) 的文章都不引用呢？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事实吧。例如，Yoshino et al. (2009,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83, 167-173) 的确发现熔体沿橄榄岩颗粒边界分布，二面角小于 5° ，但是在围压大于等于 3.0 GPa、温度大于 1750 K 的静压实验中，而不是老金的围压等于 1.5 GPa、温度 1475-1500 K 的差应力实验中。两者的实验条件完全不同，却意外地出现相同的结构（熔体沿橄榄岩颗粒边界分布），这更说明老金的实验结果是假的，这或许就是 Yoshino 从来不引用老金（1994）文章的原因。

金振民试图把 Yoshino 的研究结果用来证明他的 1994 年的实验结果，但是，老金有所不知，Yoshino 的结论是熔体二面角可能随压力或温度的增加而减小。但是，Jin et al. (1994) 的结论是变形使得熔体在岩石中均匀分布，熔体二面角很小是变形的结果，而不是温压条件的影响。Jin et al. (1994) 的结论早就已经被 Minnesota 大学的研究否定，他们发现变形不会使熔体在岩石中均匀分布，变形使熔体重新选择性发布，熔体呈透镜体状逐渐编进 Extensional shear bands，最后萃取出来。美国的洋中脊 MELT 地震研究计划(the American MELT Seismic Team, *Science*, 1998, p. 1215-1218) 亦证明海洋地幔的部分熔融呈不均匀分布的，所以导致地震波各向异性。

是否是个构造地质学家还是个问题？

金振民自封为“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但这的确还是个问题，因为中国地学界真不知道他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构造地质学家”，更谈不上是否著名了，因为他没有对中国或世界任何地区地质构造做过详细的研究和填图，发表过任何科研成果。

王泳风（2007）说过：【若论真正的学术水平，金振民还真的不怎的（作者略知一二先生在“对高山等报奖材料的一点补充”一文中也亦提及，<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gaoshan3.txt>），金是中国地学界有名的“四不像”：“不像搞岩石的、不像搞构造的、不像搞矿物的、更不像搞矿床的”。虽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把他介绍为“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但在野外构造地质学方面，他比不上北大的郑亚东、南大的卢华复和苏良舒、地大的万天丰和索书田；在显微构造方面他不如地科院的王小风、地震局的林传勇、地大的游振东和钟增球；在实验岩石变形方面他不如地震局的马胜利和何昌荣；在构造综合总结方面他还不如本校的李德威】。

老金当上院士后，掌握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大量资源，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实验岩石学的仪器设备，真正以野外考察为基础的从事构造地质学研究的老师却受挤压，他们想进的人进不来，想留下的学生留不下来。只有老金要留的实验岩石学的人才能留校，对此不少老师有怨言。

《中国地质教育》2006年第1期45-49页发表过一个长篇通讯，题目是：“求实出精品 严谨做学问——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教授”，内有：“顶天立地做学问，是金振民教授教书育人的特点”。“顶天蕴涵着求真辨伪的理性态度，立地体现了扬善惩恶的道德精神”。“提倡创新精神，培养创造力，是金教授培养大学生的宗旨”。“为正则刚，有容乃大”，“金振民教授谈及从事地质工作的体会，‘首先，良好的科学道德和学风是科学家行为的准刚’”。“精益求精。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须踏实认真，不能差不多，而要很准确”。“金教授在入党志愿书上写到：‘回忆自己成长的过程，没有党的哺育和培养，就没有自己的前途和一切。是党和人民的教育使我成长为一名地质战士和人民教师。我的一切都属于党和人民’”。金振民院士在谈及他“先后8次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时说道：“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的夜晚，他铺开信笺，挥笔疾书，向敬爱的祖国、党和学校，倾吐衷肠”。在中

国地质大学举行的“金振民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新闻发布会”上，老金一遍又一遍感谢“党的哺育和培养”，再次强调“我的一切都属于党和人民”。台下坐着的不少朋友替他着急，党和人民哪喜欢弄虚作假的“科学家”？其实，党和人民更需要的是事实真相。



老金靠那篇被人诟病的《自然》（1994）文章获奖无数。

嵇少丞

对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的举报（1）

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的研究成果水份很大

不久前，一位自称是地大的一位老师来 e-mail 寄来几篇新语丝有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金振民院士学术不端的文章，由于我在国内近 1 个月，先带学生游学后又到海口参加会议，无法上新语丝网予以核实。昨晚回到加拿大，到新语丝上看了一下，果然有过这些文章，发表于 2007 年，文中反映的内容基本符合事实。可惜，作为公众人物（院士和武汉市科协副主席）的金振民对程翌的批评一直没有公开回答。

金振民当上院士的主要“成果”是一篇 Nature 文章 (Z.M. Jin, H.W. Green II, Zhou Yi, Melt topology in partially molten peridotite during ductile deformation, Nature, 1994, 372, 164-167)，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初始玄武质熔体（3-5%）不像静态实验那样只呈孤立状态赋存于橄榄石三连点位置，而且熔体还在应力驱动下沿橄榄石颗粒边界呈熔体薄膜分布，这种熔体分布形式会引起矿物边界湿润，连结力减弱，加速物质扩散和流动”，这一成果也曾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内外部分熔融的研究学者（例如，David Kohlstedt, Mark E. Zimmerman、M.J. Daines、Ulrich H. Faul、Ian Jackson、A. Dimanov 等）多次皆批评金振民的“结果”无重复性（是“假成果”的客气说法）。自文章发表的 1994 年起，金振民面对国内外学者无数次批评，再也没有能够重复自己先前的实验以证明其结果的正确性，虽然他曾拿到

过与之相关的国家科研基金。

马克思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258 页）。凭一篇数据非常不靠谱的几页纸的 Nature 文章，金振民当上了院士、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2008）、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授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人事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2007）、湖北省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 项、湖北省劳动模范（2007）、湖北省政府参事（2009）、湖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006）、教育部深空探测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武汉市科协副主席、教育部岩石圈构造、深部过程及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构造专业委员会显微构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从此出现各种科研基金、奖励的评审会上。这是百分之多少的利润？这样的人不处理，不可避免会“鼓励”更多的“学者”铤而走险。

“连科学家甚至科学院院士都不能成为诚信的楷模，这个国家科教立国还有希望吗？”，程翌作者太过于悲观了，像金振民这样的“院士”毕竟是极个别，我认识的其他院士是靠真才实学和学术成果赢得人们尊重的。金振民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耀头衔蒙羞，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管理部门对地学界指出的金振民的系列问题进行调查并做出处理。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a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

中国地质大学金振民院士一稿多发很严重

作者：程翌

看到《新语丝》上有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金振民院士的一些议论,我也上网去查一下,发现这个金院士还喜欢一稿多发。例如,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做的榴辉岩流变学的实验结果搞了一稿五发,这五篇“文章”分别是:

(1) Jin Z.M., J.F. Zhang, H.W. Green II and S.Y. Jin, 2001.

Eclogite rheology: implications for subducted lithosphere. *Geology*, 29 (8), 667-670.

(2) J.F. Zhang, Jin Z.M., H.W. Green II and S.Y. Jin, 2001.

Rheological strength of UHP eclogite from Dabieshan: evidences from high P-T experiments.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12 (3) 189-194.

(3) Jin Z.M., J.F. Zhang, H.W. Green II and S.Y. Jin, 2002.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deep subducted oceanic lithosphere and their geodynamic implications.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D)*, 45 (11), 969-977.

(4) 金振民,章军峰, H.W. Green II, 金淑燕,王永锋. 2001.大别山超高压榴辉岩流变强度——来自高温高压实验的证据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6(6), 574-580.

(5) 金振民,章军峰, H.W. Green II, 金淑燕,王永锋. 2001. 大洋深俯冲

带流变性质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来自地幔岩高温高压实验的启示。中国科学(D辑), 31(12), 69-976。

同一篇文章重复发表五次,作者的次序和数目还时有改变(例如,第五篇中的王永锋),让人眼花缭乱。【水份太大,有必要先拧、后挤、再烘,恐怕还是湿的】

下面三篇文章也是一稿三发:

(6) Jin Z.M., Quan Bai, D.L. Kohlstedt, 1994. High-temperature

creep of olivine crystals from four localities.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82, 55-64.

(7) 金振民, Quan Bai, D.L. Kohlstedt, 金淑燕, 1993. 橄榄石单晶体高温蠕变。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8(1),11-19.

(8) 金振民, Quan Bai, D.L. Kohlstedt, 金淑燕, 1994. 氧分压对橄榄石单晶体高温蠕变影响的实验研究。地质科学, 29(1), 19-28.

这些是金院士在美国 Minnesota 大学 David Kohlstedt 实验室做的东西,在国外发表时不好加上他太太金淑燕的名字,但在国内发表时都加上了,这叫科研成果夫妻共享,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我也懒得说了,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查去。

金院士在个人网页写到:“本人长期以来从事构造地质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岩石流变学上地幔动力学和高温高压岩石变形实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研究,并做出了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发表论文 82 篇(1979-2003),与他人合作了著作 3 部;SCI 论文 18 篇, EI 论文 6 篇, 24 篇文章被 SCI 文章他人引用 146 次, 46 篇中文论文被他人引用 106 次。培养博士生 16 名, 博士后 1 名。1989 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并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1987 年获湖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曾获湖北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 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 湖北省教学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 项, 国家级教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1 项.....200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4 篇 SCI 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内 SCI), 他人引用 146 次, 平均每篇才 4.08 次。46 篇中文论文也才被他人引用 106 次, 平均也才 2.3 次。给人第一感觉是: 这样的引用率对 2005 年当选的中科院院士是不是太少点了。

金院士自称对“高温高压岩石变形实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研究, 并做出了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 其实在这领域他一共才发表了三篇文章(重复发表的当然不能算), 即:

1. Z.M. Jin, H.W. Green II, Zhou Yi, Melt topology in partially molten peridotite during ductile deformation, Nature, 1994, 372, 164-167.

2. Z.M. Jin, J. Zhang, H.W. Green II, S.Y. Jin, Eclogite rheology: Implications for subducted lithosphere, *Geology*, 2001, 29(8): 667-670。

3. Z.M. Jin, Quan Bai, D.L. Kohlstedt, High-temperature creep of olivine crystals from four localities, *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1994, 82:55-64.

这三篇文章是金振民”先后 8 次赴美国著名大学进修学习和科学研究累计达六年之久”的成果, 没一篇是他地质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出来的。第一篇被同行怀疑可能涉嫌造假, 参见《新语丝》》最近的几篇文章: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henmin3.txt>;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gaoshan2.txt>;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jinzhenmin.txt>。

第二篇争议也很大, 同一大学的宋鸿林教授曾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地球科学>>2003 年第 2 期上有专文质疑此文。第三篇文章, 在 Quan Bai 博士的帮助下和 Kohlstedt 教授的严格指导下, 虽算不上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 但数据应没什么大问题。凭这三篇文章在美国找个专业工作肯定无望, 但到中国金振民就能当个

中国科学院院士, 神吗?

连科学家甚至科学院院士都不能成为诚信的楷模, 这个国家科教立国还有希望吗?

(XYS20071008)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ang.com)(xys.dropin.org)(xys-reader.org)◇◇